

掌故叢編

第二輯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掌故叢編 第二輯目錄

清聖祖像 影片

清世祖敕立內十三衙門鐵牌 影片

清聖祖諭旨二 計十三葉十至二十二

英使馬戛爾尼來聘案 計八葉八至十五

王錫侯字貫案 計十一葉十一至二十一

宮中現行則例 計九葉六至十四

汪景祺西征隨筆 計十葉十一至二十

李秀成招降趙景賢文 計一葉



啓事

凡定閱本編者請函致大高殿本發售所並按價目表將  
欸交下即當掣付定單以後按月照寄空函恕不奉復  
凡遠道定閱一份或若干份者請由郵局或銀行匯欸其  
零數請以一分或四分之郵票代之

錄  
627.04  
8733  
v.2

清 聖 祖 像



101100002

國家圖書館



001709766



清 世 祖 勅 諭

帝勅諭中官之設雖自古不廢然任使失宜  
遂貽禍亂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劉  
瑾魏忠賢等專擅威權干預朝政開厥緝  
事枉殺無辜出鎮典兵流毒邊境甚至謀  
為不軌陷害忠良煽引黨類頌德以  
致國事日非覆敗相尋足為鑒戒朕今裁  
定內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後  
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  
交結滿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  
行凌遲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  
守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按東華錄載順治十二年六月辛巳命工部立內十三衙門鐵牌敕諭云云  
十三衙門者順治十年六月立首爲乾清宮執事次司禮監御用監內官監  
司設監尙膳監尙衣監尙寶監御馬監惜薪司鐘鼓司直殿局兵仗局滿洲  
近臣與寺人兼用十一年十月增設尙方司實爲十四衙門嗣改鐘鼓司爲  
禮儀監尙寶監爲尙寶司又有織染局疑爲直殿局所改後復改稱經局皇  
朝文獻通考所載微有舛誤聖祖即位悉罷諸衙門仍設內務府以領其事  
而於宮內設敬事房此從坤寧宮所藏影印非當日原造之鐵牌也



清聖祖諭旨二八十二條

按此諭旨亦藏洪字八〇八號箱內爲實錄聖訓東華錄所不載者年月皆無可考略以類排比之

大夫李德聰十三日早到熱河朕細問二阿哥舉動行事與王以誠等所奏相同並無別話但二阿哥自己不覺事過不悔甚爲可慮爾等看光景隨着他說話纔是不可當好人硬辨此字二阿哥要看就給他看

諭霍霖皇太子大阿哥病勢甚危近日光景如何爾細細打聽密寫一封實信來報上帶來特諭

諭霍霖皇太子大阿哥病大叫妃嬪常常打發人去看看又宮中火燭小心不可一時疎忽

行在處總管字寄王以誠等今帶去上諭一事倘二阿哥福金病

勢甚危死在目前爾等同總管商量可以不必說知單給二阿哥看看若比先好些同二阿哥看了該給看即看恐福金添病

老福金請安乃你等所奏今福金大病你等如何不管甚屬不堪此旨到京將惠妃誠妃定嬪寧壽宮媽媽年記大些的五人去看去倘有事出來亦是如此去

十月十六日降驛子劉進忠欽奉上諭包衣昂邦傳裕親王恭親王純親王乃朕親弟兄當日分家之時跟去官女子分後賞賜女子或自挑女子今無人照看爾等一同察查現今還有幾人如今都老了本家或者未必從容衣食朕思手足之情養着甚是容易除已故之外問本家舊人數目與包衣昂邦同宮內總管查明回奏朕自有恩典

諭翟霖朕六月十五七月初一七月十五八月初一心經四部交

養心殿作不用發報又御書素扇一握賜保泰母福金問好特諭平郡王得了兒子朕甚喜懽總管同凌浦酌議送東西去

烏絲藏舊佛中最重者莫過利嘛利嘛之原出自中國永樂年間宮中所造者爲第一又烏絲藏做其形象煉其銅體造者亦是利嘛頗爲可愛如今甚少近世又做利嘛而十不及一爾春間所進乃漢人所造非烏絲藏舊物念爾久在大內將烏絲藏做造利嘛無量壽佛一尊賜去亦可以爲母祝壽可也近日聞得總河無才兩河壞之已極朕欲看河南邊走走未定日期

此石名謂止血石出於小西洋中路由征時瀚海中亦得此石但不知其性如何止血凡吐血衄血便血帶此石多有止者朕用之最多果然立止聞爾衄血特賜去凡出血之症皆爲虛熱當遠用補樂人參之類又一方臨時將足泡於涼溫水內手中脂用紅線

繞住亦有止者此不過治一時之急總不如止血石之佳也  
大學士王掞討御製健脾保元丸爾等傳於大夫李德聰去看若  
用得用不得即可回話總管傳

避暑山莊內千林島英阿纔熟還澁些賜大學士王掞吃着看因  
天氣溽暑路上壞了此係口傳爾等說與南書房總管太監  
西洋亦有河圖洛書之數與易相似但不知文義若何朕覽其最  
有可取者零星補湊畫圖其中若可取者卿即將文意順來寫摺  
奏聞可疑者回問無用者即刪去

卿之所看極詳摺內有洛書四正四維之位其一三九七順而左  
旋者參天之數也中五特立乃天三地二之合人位也等說正在  
第二次發去圖中所有之理卿未見之前已知之矣不用朕多諭  
今將大圖隨報帶卿再細察便知

此書原非朕本意多是問西洋人之舊書察來若論數有可取者近日也就爲難但各處有關於易數者總發到卿處酌量今欲改書之名覺得太大了還當依古人理斷纔是

七日來復的意思大槩有了未必全是卿十分留心朕之理數爲根件件要細察圖還有好些若全發去念卿閣內事多有年紀之人恐累着所以卿摺字到時纔發去

朕看楊名時講論易經不過舉業文章則可若精求河洛淵源之理似乎不能又議論與熊賜履舊日所講相同處頗多他說先天後天乃文王將乾卦據理直安在西北去不必求其數等語甚難曉其意思故問卿他說的有些理否

爾歷來著性理諸書最多故問太極圖云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又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其中五行配

八卦陰陽爾自有所見

一匣薰鮮細鱗魚一匣鮮鹿肉條交南書房送到大學士李光地處敬事房

京中南城水甚是不堪李大學士肚腹不好須得好水纔好爾等每日將玉泉山水交與他家人帶去非此水不可吃照此傳給李大學士知道

凡武官不可責之過於清如陳瓚之清留禍於後官以至臺灣之反其來有自作大官者須要體寬嚴和中平安無事方好若一味大破情面整理一番恐其多事而得罪者廣須留心斟酌

王元即黃元先任沙虎口副將朕向所深知爲人膽量雖好做官平常所以不得官兵之心原不欲用因他海賊出身見曉海外情形故亦勉強用去近日果有此事爾等再細察訪奏聞

南方亢旱從未有如此之甚爾等係地方大吏凡事豫先伺候纔是如久旱必多火災或起病疾或起盜賊至於心不安米價騰貴皆不可定留心理留心

今年春夏京中旱甚祈雨不應似不望秋成近日看禾黍茂盛十分秋成朕園內園外各種苗帶去爾等細看傳大學士九卿同看再奏看完時照舊包好與直隸巡撫去看

諭署內務府事關保等熱河房錢因生意人多況地係官物但今年米價甚貴將七月至十二月房錢免了算賞米之價爾等即傳示知道特諭

僂子傳旨近日收麥之時許久不見巡撫闕弘燮奏摺來爾即寫字送到提督馬進良處命他差人着速送去欽此此帖交與驛馬去

諭總漕郎廷幾總河趙世顯朕聞淮安揚州甚旱未知六月十五後曾得雨否着速確察寫摺奏聞

諭陳以忠朕抵揚之日報到覽本將至夜半所以一切都不曾寫得特諭爾傳與包衣印邦將內庫人參好的三十斤報上帶來

諭山東巡撫趙世顯朕南巡江南一路雨澤甚調未知東省雨澤如何爾着速具摺來報特諭

上諭凡在熱河官員軍民今歲春夏旱甚恐其小暑已後大雨施行之際山水暴發不可不預先防備熱河地勢不同高下非一即舖面店房未嘗各在高處深爲可慮爾等各家細看水來之處預先伺候當遷則遷早些纔好若一時水倒悔之無及倘夜間山水陡長朕亦無法可治矣朕夙夜爲民之念衆所深知不得不特示爾等預爲防備特諭



朕幸熱河一路麥浪盈野頗爲收成但麥熟之歲往往雨水早而過多朕留心稼穡歷年最久所見如此爾部即速傳山左右直隸口外已收之麥着速晾乾入屯收訖以免潮濕壞爛則今年所收足用二年矣

今年雨水甚調但霧太多恐生地虫爾衙門傳示口外各莊頭若偶有此事着速報知爾等即刻奏聞朕有主意

諭巡撫于準近日聞得織造李照奏聞米價忽然騰貴賣至一兩三四錢不等留心打聽因各行家有攬福建人買米每石價銀一兩八錢包送至乍浦出海以致本地米價頓貴等語朕思蘇松米價所關匪輕倘再加騰貴民心必至驚慌爾當留心同總督着速細細察明具題纔是亦不得不防微杜漸也特諭

自出張三營行宮雨雖不大每日有雨不知京中雨水多否交與

三阿哥四阿哥察明具奏爾等亦帶一信來今歲十分收成爲何米價不曾大落秋濺深矣凡火燭今歲萬萬小心

少年讀書如好好色甚明白至如惡惡臭朕自幼乾淨慣了竟不知惡臭是何物近來難受如南方人說苦腦子亦不過此方知惡臭比廣西瘴氣還甚

萬幾之暇少得餘閒每日得一兩個時辰靜功可以補數日之辛苦如何說得難以靜養况朕靜功已久少得真靜但不能致其所以然耳皆因業深障蔽之故所以自責自悔而已

往年每至冬至從不得安善今歲甚好朕雖到湯泉因一陽初動之際恐不宜出汗所以未曾坐湯自己以飲食起居中暗養微陽取周易閉關之意

朕留心編氓歷年最久民所依者食也食之足者天也所以雨暘

風雲無不細察前者已曾對九卿面諭想是都記得但有未盡之言再今曉諭察集年晴雨錄雖各省不同惟初八十八二十二二二十四無雨日頗少如初九至十五月望不能致雨倘雲盛蓋月即成霑雨非數天不可止矣每嘗觀風之來必從四隅偶有正風不過一時之轉西南爲風之正四時皆然西北俗稱客風不過三四日即改東南東北俗亦稱雨風每看風之來向實不得其準雲之來者亦從四隅四正者甚少看雲之際只保得半日連陰之時難知其晴亢旱之際難知其雨

字寄南書房奉旨朕曾記得爲字韻事問過熊賜履他回奏摺字交南書房收訖今未知還存否帶信去察來

王羲之黃庭內景經朕久未見今偶爾察到故再細覽似非真筆乃明人摹本爾等再看回奏

蒲中有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梵字未知果有若有爾將人照樣寫出有奏摺來便帶來朕覽

諭王道化朕自起身以來每日同阿哥等察阿爾巴拉新法最難明白他說比舊法易看來比舊法愈難錯處亦甚多鶻突處也不少前者朕偶爾傳於北京西洋人開數表之根寫的極明白爾將此上諭抄出並此書發到京裏去着西洋人共同細察將不通的文章一概刪去還有言者甲乘甲乙乘乙總無數目即乘出來亦不知多少看起來想是此人算法平平爾太少二字即可笑也特諭

養心殿武英殿等處管製造帶西洋人事伊都理張長住王道化趙昌欽奉上諭傳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員外郎李秉忠十月初五日你們所奏摺子到行在處皇上覽畢旨意口傳西洋伊達理亞

教王雖使人至廣但當年所來之多羅偏信無賴之徒顛倒是非故使愛若瑟等數人前後傳旨到西洋已經十餘年不曾回中國因無下落又再用紅票令洋船帶回今所來之人未知何似令人疑惑爾等細問緣由奏明之後方可入京其技藝十一人與教中之事無干李秉忠將此書到廣即速帶來使臣並所進之物暫在雀城候旨

爾等差人問哆囉爾國並無用五爪龍邊之理皇字亦非爾國之話種種違式念爾係外國之人或不按中國之法或中國無知之徒寫的亦未可知爾再詳察若認錯不知即速改來本部院轉奏若不改不認錯本部院不但不奏將中國寫漢字之人從重治罪再西洋新來三人且留廣州學漢話若不會漢話即到京裏亦難用等他回話之時爾等再寫奏摺奏聞

上諭傳凡所用銅炭木料等項一概着南懷仁在外工部取但試之時余在爾等用心詳悉可也炮式車樣甚好

杜德美曾進過算日出入昏刻不同之表朕比時且叫那回去今有用處杜德美將進過的表察明道着速報上帶來

潮汐之說古人議論最多總未得其詳惟朱子之說得其理朕到海邊者如山海天津大江前堂等處每察來去之時與本土人詢問大約皆不同所以將各處安人記時刻亦不同後知泉井皆有微潮亦不準時候問及西洋人與海中行船者皆不同所以難明依朱子之言屬月之盈昃其理甚確

吳臨川曰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終坤始震之義子午冬至起燥金至生丑中之寒水丑未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起風木卯酉起君火辰戌起濕土巳亥起相火皆肇端

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 右性  
理中論潮汐一段

自古論曆法未嘗不善總未言及地球北極之高度所以萬變而  
不得其着落自西洋人至中國方有此說而合曆根可見未子論  
地則比之卵黃皆因格物窮理中得之後人想不到至理也

爾等同會暹羅國話西洋人問暹羅進貢使臣爾國所進孩兒茶  
皮有甚用處孩兒茶如何做成其性同否還有鼠角香是何物做  
甚麼用再有閑話當問者一並細細寫訖報上來奏

寧古塔所產一種果滿州名宜而哈木客譯之乃花水二字朕當  
年六月間在興安大山覓之即得這數年零星尋來栽於熱河各  
處不期甚蕃異香滿院其味頗佳斷不讓閩粵荔支之秀朕欲賜  
名草荔不知可否特因報便賜卿等嘗後回奏

東邊及口外所產果李子遍察漢書無有名色此果和脾養胃止泄去濕最是一種好果滿州蒙古至秋收後暴乾吃者甚多惟鮮者難得今避暑山莊頗多朕偶想卿的脾泄可以此果相宜故賜御用最佳者一罐但此果性熱恐過多即有乾燥之慮卿斟酌用二三匙可也

將軍福爾丹進青顆黍種暢春園湯泉所得實數爾等報到御覽過奉旨將此所得之種用心收訖等王以誠到京交明帶來難得之寶不可輕視

御茶房傳旨總管將茶房現有荔枝十四罐賞在家阿哥每人一罐賞九十四歲刑部尙書母親一罐跳神媽媽一罐貝子一罐賞完所剩一二罐不必發報等福建新來時照舊發報

古人論鹿麋二種依冬夏解角爲證却未明角義之前後也鹿種



最多山澤江海未嘗分書故援筆以記

熱河紅櫻桃纔熟白者還未得今將略成者報來之便帶去爾等與妃嬪等位看看再各處散給

凡南方漆器至北方必致洩紋不能久用該發回纔是因遠處特進故此存留已後不必進罷

諭梁琪朕到薄羅和屯不指望鱒魚還多二十二日打魚所得甚多所以照先香油燻五十尾恭進皇太后將此話亦奏知又豬油燻一百五十尾照先送到貴妃處與前次一樣送去今白露兩日有餘行在處還熱不曾下霜二十四日移到張三營行宮去特諭此名倒吊果出在蘭州地方其味甚美地方官帶去進的因遠邊之物進呈寧壽宮惟一笑耳到了京裏壞了就不必進罷

天壇有稀蘇草你們尋數十苗整的報上帶來

酸櫻桃初得色味俱佳其大非常比京中者懸絕遠了選大者二阿哥處也送去別者照舊例

京中櫻桃早已完了今熱河櫻桃正勝甚是好看特帶去大家看看總管竇同禮等知道

南方有胡麻沒有南方把黑芝麻就叫胡麻但聞仙家有胡麻飯不知怎麼樣的從未見過黑芝麻胡麻巨勝子俗傳都爲巨勝子却不是此三種原非一處所產胡麻出在西邊醫書以胡麻爲最所以仙家以此爲言

諭李煦曹顥朕集數十年功將律曆淵源御製書將近告成但乏做器好竹爾等傳於蘇州清客周姓的老人他家會做樂器的人並各樣好竹子多選些進來還問他可以知律呂有人一同送來但他年老了走不得必打發要緊人來纔好特諭

魏珠傳旨爾等向之所司者崑弋竹絲各有職掌豈可一日少閑  
況食厚賜家給人足非掌天恩無以可報崑山腔當勉聲依咏律  
和聲察板眼明出調分南北宮商不相混亂絲竹與曲律相合而  
爲一家手足與舉止睛轉而成自然可稱梨園之美何如也又弋  
陽佳傳其來久矣自唐霓裳失傳之後惟元人百種世所共喜漸  
至有明有院本北調不下數十種今皆廢棄不問只剩弋腔而已  
近來弋陽亦被外邊俗曲亂道所存十中無一二矣獨大內因舊  
教習口傳心授故未失真爾等益加溫習朝夕誦讀細察平上去  
入因字而得腔因腔而得理

西遊記原有兩三本甚是俗氣近日海清覓人收拾已有八本皆  
係各舊本內套的曲子也不甚好爾都改去共成十本趕九月內  
全進呈

曹戲法若還未來叫他去看七阿哥寫帖奏聞再傳羅仙看看寫帖奏來

問南府教習朱四美琵琶內共有幾調每調名色原是什麼起的大石調小石調般涉調這樣名知道不知道還有沉隨黃鸝等調都問明白將朱之鄉的回語叫個明白些的著一寫來他是八十餘歲的老人不要問緊了細細的多問兩日倘你們問不上來叫四阿哥問了寫來樂書有用處再問屠居仁琴中調亦叫他寫來乾清宮養心殿暢春園各處收的做簫笛管子之料朕記得有來如今可不知還在否爾等着速細察若有報上帶來毋誤

上諭顧問行學醫之說聞爾學醫之話朕思醫者義也有志於此者何畏乎不成惟可言者失其時也醫理雖無聖賢之經文性理之奧妙其理不爲不深論脉有三部五臟七表八裏九道之類紛

紘不一論理有素問難經脉訣分病立方醫書千卷等等討論變症之類不能枚舉若遡源細求揣心學之未嘗不成但觀者爲爾不能無慮也恐勞心半塗而成病用力未成而年邁曾未治人先不能治己豈不痛哉以當勸而罷之若學平常市井之俗醫不如不學

諭管侍衛內大臣內務府總管等近日頗有痢疾熱病皆因山水暴來之故亦未可知朕思未雨之前泉水清潔所以人不覺而且有益既雨之後水泉混雜以至瀉痢而且多損人不知也今以後各處當差人等並莊頭民間曉諭一概勿食河水況素日備得井亦不少何苦用濁水而致疾病乎爾等即曉示各處遵旨行去特諭

近數日間爾等所治之病多屬汗出不止爾等借顏語汗多亡陽

之句似乎未當當細察醫書暑瘧門中尋去纔是

奉旨傳於出差大夫所要的藥先曾有這樣腫脹之症用過不効如今不敢輕發去將此原顧寫字回去欽此

自今以後爾等看病都帶着通關散不論病之大小先吹鼻打噴嚏則已解不正之氣過半矣再用九合香薰薰亦好

如今世俗庸醫乃市井無賴之徒居多總不據理望問不到信口胡謔杜傳開方所以往往悞人者何計其數朕深知傷心無法可施今早偶耳取醫書略看其概故令人抄出帶去或者有一二可用之方

諭翟霖爾傳於藥房茶房將有人參陽春白雪膏蒸一料報上帶來非爲上用乃賜老人肚腹不調者用也特諭

聞說萬善殿太監和尚有治痢疾水瀉的膏藥竇同禮你尋些並

帖法寫明報上帶來

教習吳香病勢沉重倘若不好了照焦文顯例賞賜發送九間房無人爾總管使喚人去

西園總管報奏梁九功生惡瘡勢不甚好爾等打發人去看着速救治此症最急倘一時有變即交與他父親去梁九功名下也一同出去發送若梁九功還在好些將此帖與他看竇通理

誠者自誠而道自道觀其所以察其所安居易俟命皆聖人之成語炳如日星從來神仙之術非一門路甚廣方士之言一聞輕信其禍匪淺况朕經過不止數百人雖用功各異來歷則同久而久之往往自不能保或有暴死者所以朕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之戒凡事小心斟酌候其有準方敢下手重道之心未嘗少解至於盜天地奪造化攢五行會八卦永遠不老可致做釋迦

做玉皇等語聞之愈心寒胆顫愈加難信矣謝萬誠又云此七月內可以香氣自出外氣不進等語只得少候兩月耳爾二人行道矛盾如此況其他乎又觀爾二人行動與平常人無異眼目昏花齒落鬚白步履艱難精神短少談論多時支持不來所以心中只得疑惑者有之還可少容者未知後來也今見奏摺至大歷混沌如醉如癡倘朕努力用功入於此道朕所益不敢爲乃是不誑之中實不敢誑之大道也朕只以歲月推長見爾等水落石出有真神仙之氣相憑據朕雖不信五內自服矣何苦着急如此粗來又覽所奏益見真誠朕六十年來聞佛道二門千方百計將三教九流書中可以相似者擬不過數句借爲口實若問全篇則不貫串者十中八九還有非常怪異避穀納氣二便嘻水採戰鉛汞煉丹內丹之類親身目覩者不計其數那肯輕信一言朕以忠厚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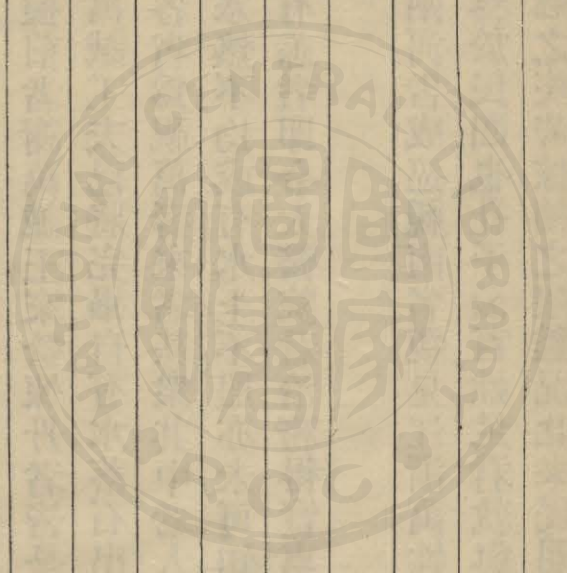
人凡有此者必令罄其所會可者試看不可者也就罷了總未追其根據前者謝萬誠王家營煉丹者皆是此道待之非有信也目前謝萬誠工夫已將完畢自有水落石出之驗矣

朕聞各省爲祝萬壽來者甚衆其中老人愈多皆非本地人時畀春間寒熱不均或有水土不服亦未可知爾等卽傳漢官等倘有一二有恙者卽令太醫院看治務得實惠以知朕愛養老者之至意

朕因兩河告成巡視南省親見江浙萬姓略有起色卽少慰宵旰非求譽於民間也孔子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朕自弱齡讀書深知閭鄉之疾苦稼穡之艱難況此來民間秋毫無犯一物不用所進之物一概不取特手書以示

奉旨口傳卿年紀老了肚腹雖止調理之宜不可少忽須節飲食

慎起居凡生冷硬物斷斷吃不得鵝魚犯病之食亦當謹忌更不可生氣倘氣血少復保過秋後方可說得好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廷寄

大學士伯和寄字直隸總督梁兩江總督書江蘇巡撫奇山東巡撫吉浙江巡撫長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二日奉上諭長麟奏定海鎮總兵馬瑀咨報暎咭喇國遣官唵噠囉塔前來探貢停泊海口不待長麟咨覆擅令開行請將馬瑀及隨同准行之寧波府知府克什納嚴加議處一摺所辦未免過當外洋各國如至海口滋事私自遣人前來窺伺即應拏究今暎咭喇國差人進京具表納貢係屬好事此次該國所遣夷官唵噠囉塔不過前來探聽坐船一隻並無別故昨據長麟奏到已諭令該撫向該夷官詳悉面諭行止去留聽其自便不必使之久泊致啓猜疑並知會各督撫一體遵照茲總兵馬瑀等於該國探船收泊後不待長麟咨覆遽聽開行固有應得之咎然其咎止於冒昧尙無大過將來部議時不

過予以罰俸降留處分乃該撫請將馬瑀等交部嚴議並分咨江  
南山東直隸等省飭查殊屬過當外省督撫非失之不及即失之  
太過長麟素尙曉事不應冒昧若此且該國船隻業經開行該撫  
復分咨江南山東直隸各省該督撫等識見或更拘泥竟通飭各  
海口紛紛截查致令該夷官誤疑爲盤詰拘拏心生畏懼成何事  
體長麟何見不及此耶除另降旨將馬瑀等交部察議外着將前  
降諭旨抄寄梁肯堂書麟奇豐額吉慶等於該國探船經修海口  
時務即遵照前旨向咄噠囉嗒面爲諭知行止仍聽其自便不得  
稍涉張皇致令外夷心生疑懼此爲最要再前據長麟奏接到馬  
瑀咨報即將該國探船收泊及接替護送緣由飛咨江南各省江  
浙境壤毗連該國船隻業經開行自必已抵江南洋面何以書麟  
等尙未奏聞並著查明據實速奏將此由六百里傳諭梁肯堂等

並諭長麟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月初二日上諭

乾隆五年八年六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長麟奏定海鎮總兵馬  
瑀於暎咭喇國探貢船隻收泊海口後不待該撫咨覆遽聽開行  
請將馬瑀及隨同准令開行之寧波府知府克什納交部嚴加議  
處等語馬瑀等於該國船隻收口既報明巡撫不待咨覆遽令開  
行固有未報該撫應得之咎尙非大過馬瑀克什納俱著交部察  
議欽此

六月初九日廷寄

大學士伯和字寄直隸總督梁山東巡撫吉傳諭長蘆鹽政徵乾  
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奉上諭長麟奏據定海鎮總兵馬瑀咨  
稱五月二十七日在內洋巡哨見有夷船一隻自南駛至內洋並

遠望有夷船三隻在外停泊該總兵等迎上夷船詢問係暎咭喇國進貢船隻據貢使嗎嘎爾呢稱因大船笨重不能入口二十八日就要開行趕赴天津近日南風甚多北行極爲順利應令其仍由海道速赴天津已定於二十九日開行等語此係好事覽奏欣慰同日據郭世勳等奏該國貢船於五月十二日經過澳門二十七日卽抵浙江定海可見海洋風色順利揚帆北行極爲妥速但該貢船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須另換撥船方能收泊內洋而由內洋至內河又須再用小船撥運該國貢物甚多輾轉起撥尙須時日看來該貢使前來熱河已在七月二十以外維時恰值演劇之際該貢使正可與蒙古王公及緬甸等處貢使一體宴賚甚爲省便著梁肯堂徵瑞俟貢使抵津後卽遵照前旨妥爲應付徵瑞並可依期護送同來以便沿途照料至長麟前奏該國差來

探船一隻業已開行北上此項探船既行在貢船之先該夷官唵  
噠囉嗒自未得貢船抵浙消息計此旨到時該探船早過江南洋  
面著傳諭吉慶梁肯堂等即飛飭沿海各員弁俟探船行抵海口  
時將貢船於五月二十七日抵浙二十九日開行前赴天津之處  
明白諭知唵噠囉嗒並告以爾係爲探聽貢船消息而來或必須  
回迎正使面傳爾國王之言聽爾之便或爾因已得貢船信息欲  
先回國稟知以免爾國王懸盼亦可否則爾欲偕赴天津將來與  
正使一同前赴行在瞻覲俱無不可該督撫等務須詳晰曉諭俾  
遠人得所遵循且免其疑慮以副朕體恤懷柔至意至總兵馬瑀  
等前因不待長麟示覆輒聽探船開行交部察議今該貢船經過  
定海洋面該鎮等立即問明咨報尙屬留心已明降諭旨免其處  
分矣長麟所辦妥協著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以示獎勵郭

世勳探聽貢船信息亦屬留心並著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將此傳諭梁肯堂並諭長麟郭世勳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月初九日諭旨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內閣奉上諭長麟奏據定海鎮總兵馬瑀等咨稱五月二十七日在內洋巡哨見有夷船一隻自南駛至內洋並遠望有夷船三隻在外停泊該總兵等迎上夷船詢問係暎咭喇國進貢船隻據貢使瑪噶爾呢稱因大船笨重不能收口二十九日即欲開行前赴天津近日南風甚多北行極爲順利應令其仍由海道速赴天津等語前因總兵馬瑀及寧波府知府克什納於該國探貢船隻收泊海口既報明巡撫不待咨覆遽令開行經長麟參奏已降旨將馬瑀等交部察議今該總兵於巡哨時見有夷船遠來即能探詢明確迅速咨報尙屬留心馬瑀著免



其察議其知府克什納亦著一併寬免該部知道欽此

六月十四日軍機處奏片

查從前西洋博爾都噶爾亞國貢使在瀛臺等處瞻仰所賞不過玩器數件此次暎唎國貢使到熱河後奉旨令在如意洲起秀堂等處瞻仰共二次臣等謹查照從前之例酌擬賞單進呈伏候欽定謹奏

暎唎國貢使在如意洲東路等處瞻仰擬賞單

正使

玉如意一柄

玉鼻煙壺一個

大荷包一對

小荷包四對

大卷紗三疋

大卷緞三疋

副使

玉如意一柄

玉鼻煙壺一個

大荷包一對

小荷包二對

大卷紗二疋

大卷緞二疋

暎咭喇國貢使在秀起堂西路等處瞻仰擬賞單

正使

玉玩器二件

玉杯一件

玳藍玩器一件

小刀二把

茶桶一對

宜興器四件

漳絨四疋

屯絹四疋

副使

玉玩器一件

玉杯一件

玳藍玩器一件

小刀一把

茶桶一對

宜興器二件

漳絨二疋

屯絹二疋

六月十七日廷寄

大學士伯和字寄直隸總督梁傳諭長蘆鹽政徵瑞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十七日奉上諭奇豐額奏接據長麟咨會暎咭喇國貢船於六月初一日自浙省青龍港開行連日南風順利或可迅抵津門等語該國貢船笨重不能收泊內洋到津後須輾轉起撥計抵熱河已在七月二十日以外正可與蒙古王公及緬甸等處貢使一併宴賚即或海洋風信靡常到津略晚不能於七月內前抵熱河即八月初旬到來亦不爲遲但應付外夷事宜必須豐儉適中方足以符體制外省習氣非失之太過卽失之不及此次暎咭喇貢使到後一切欸待固不可踵事增華但該貢使航海遠來初次

觀光上國非緬甸安南等處頻年入貢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務宜妥爲照料不可過於簡略致爲遠人所輕再前據長麟奏映咭喇國船上有官員五十餘人從人水手共八百餘名將來收泊海口正副貢使前赴行在瞻覲除隨從員役外自有留看船隻之人著徵瑞即詢明通事貢使正副幾人跟隨貢使前赴熱河者共若干員名開具清單速奏其留於外洋大船看守員役舵水人等亦開具人數名單一併奏聞以備賞給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月二十日廷寄

大學士伯和字寄直隸總督梁傳諭長蘆鹽政徵瑞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奉上諭吉慶奏映咭喇國貢船於六月十三日行至登州廟島洋面十四日即欲開行經登州府及遊擊上船犒賞

宣諭貢使情願敬赴山莊叩祝俟風順卽便放洋逕赴天津等語  
該國貢船於十四日在登州洋面候風開行約計六月底七月初  
方可行抵天津洋面船身重大必須另換海船方能收泊內洋而  
由內洋至內地又須再用小船撥運該國貢物甚多輾轉起撥尙  
須時日況現在天氣炎熱貢使等起岸後自天津來至熱河儘可  
令其緩程行走以示體卹前經降旨俟該貢使到時必須整列隊  
伍以肅觀瞻梁肯堂係直隸總督到彼彈壓照料呼應較靈但永  
定河防汛事宜亦關緊要如安瀾無事著該督一得貢船收泊之  
信卽就近前赴天津會同徵瑞安爲料理倘該處有緊要工程必  
須梁肯堂在彼駐劄督率辦理卽行迅速奏聞候朕另派慶成前  
往天津會同照料該鹽政仍遵前旨帶同該貢使前來於七月杪  
八月初到灤瞻覲亦不爲遲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六月二十一日廷寄

大學士伯和字寄直隸總督梁山東巡撫吉傳諭長蘆鹽政徵瑞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徵瑞奏六月十六日有暎  
咭喇國探水船一隻到口詢據通事稱該貢使因船身過大喫水  
三文餘尺恐天津海口不能收泊令該頭目先來探量現探得天  
津內洋水淺大船不能進口外洋又無山島可以灣泊貢物甚大  
又極細巧不敢冒昧撥運只好就在登州廟島起旱該探水船卽  
於十八日開船仍回廟島已飛札山東撫臣速爲料理等語同日  
又據吉慶奏六月十五日該國貢船正欲開行適前次唵噉囉嗒  
探船趕到情驗偕赴熱河卽於是日一同放洋等語該撫此摺係  
六月十七日拜發自尙未得十八日該探水船隻轉回之信該國  
貢船笨重旣因天津內洋水淺不能收泊而外洋又無灣泊之處

自應聽其卽在登州廟島起旱較爲慎重但其貢物甚大且極細巧撥船尙恐磕碰則用車拉運更易顛簸必須人夫抬運方爲妥協吉慶尙須赴登州一帶查閱城工營伍該探水船隻折回告知貢船後轉帆收泊廟島稍需時日該撫正可乘便迎往親爲照料且吉慶辦事細緻自能料理裕如著賞給鮮荔枝一罐大荷包一對小荷包四個該撫務須妥協經理以副朕柔遠至意至登州起旱進京本有兩路其小路係從武定取道經由河間寧津一帶較爲便捷其大路仍由濟南一帶行走著該撫酌量於何路行走穩便卽飭沿途驛站並飛咨梁肯堂徵瑞速爲預備所有正副貢使品級較大酌與肩輿其隨從員役止須與車乘並著吉慶沿途董率照應送至直隸交界梁肯堂徵瑞接到知會後約計該貢使於何日可以行抵直境卽先赴交界處所以便接替照應徵瑞仍遵

前旨伴送前來登州距熱河二千二百餘里現距八月初旬尚有四十餘日但計貢船折回起旱料理紮縛抬運一切事宜亦須稍爲耽擱即至八月初十以前抵熱河亦不爲遲也至梁肯堂徵瑞前赴直東交界後該國尙恐有小船來往天津仍著飭令該鎮道一體照料將此由六百里各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六月二十一日軍機處致山東巡撫函

啓者本日徵鹽政奏嘆咭喇國有探水船一隻於十六日先抵天津海口據稱進貢船隻船身過大喫水三丈餘尺恐天津海口不能收泊只好仍在廟島停泊並稱貢物甚大又極細巧若稍有磕損狠難收拾等語業經奉有寄信諭旨准其由廟島收口起旱前來大人接奉後自必妥協照料但所進貢品據稱物件甚大又極細巧該船收泊海口時務將各件高大寬闊若干之處詳晰開具



尺寸清單速行寄知本處倘物件過於高大或竟不能抬入熱河麗正門及避暑山莊門內殊爲不便必預先寄到尺寸俟本處斟酌妥協或安放別處或暫存京城再行請旨辦理以免長途運送之煩特此佈達希即查照是荷和珅等同具

六月二十二日軍機處給長蘆鹽政劄

劄者本日面奉諭旨昨據徵瑞奏暎唎國貢船笨重不能收泊天津海口已有旨傳諭吉慶卽於山東登州廟島地方照料起旱並諭令徵瑞等迎赴直隸山東交界處所接替照應矣但該通事稱貢物甚大又極細巧若稍有磕損很難收拾等語雖已傳諭梁肯堂吉慶飭知沿途僱備人夫代爲抬送但恐人貢並行物件又大途次究不免耽遲著徵瑞扣算日期於該貢使行抵直境時面向告知以爾國王差爾等航海遠來恭祝萬壽現在大皇帝駐蹕

熱河由京前往經過南天門青石梁等處山路未免峻仄重大貢物或難以遄行爾等如瞻覲情殷或携帶表文及輕小物件先赴熱河以便於初十邊到熱河值萬壽日叩祝正合禮節其餘累墜物件爾等酌派官役在後照看本處另派官員一同緩行護送前至熱河更屬妥便尙有實係高大之件山路難行或即留於京城俟回鑾時我等代爾呈覽亦可徵瑞將此面向該貢使詳細傳諭並告以此皆係大皇帝因爾國王差爾等前來祝嘏曲加體恤至意派我等照料故悉心酌量相商並看伊等如何登答一面妥辦一面奏聞若行走不至遲滯竟不必向彼相商再該國貢品內其重大物件該鹽政務將高寬尺寸逐一量明一併開單速行進呈若物件過於高大途次難行再行酌量降旨將此傳諭徵瑞並寄知梁肯堂一體遵辦欽此爲此寄知六月二十二日

以上書九種共五十二本俱經各省奏請銷燬在案應俟彙  
解銷燬

江西巡撫海成第三摺

江西巡撫奴才海成謹奏爲欽奉上諭事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  
十九日戌刻於瑞州途次接奉十月二十三日上海成奏逆  
犯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書云云欽此奴才伏讀再三更切悚惶無  
地回念從前辦理錯謬百喙無以自解乃致仰塵天心屢蒙聖訓  
奴才罪益滋重分益難安竊查江西節次查繳應燬各書原令合  
屬設法購獲奴才猥以下質未嘗讀書難逃聖明洞鑒省城設有  
書局揀員專司校核凡各屬解到之書悉交局員確加察閱內有  
違碍之處粘籤送奴才會同司道詳晰酌定然後彙摺奏繳王錫  
侯字貫等書實未據所屬呈解是以久致漏網伏思正當查辦書

籍之時似此現在刊行之書不能早爲查出及經首發又不能詳細辦理種種昏庸罪無可諉除另摺請旨交部從重治罪外所有該犯王錫侯所刻各書流傳已久奴才現在通飭各府州縣廣爲出示嚴行查繳其幫贖參閱之人令地方官宣示天恩免其深究各名下應有分得之書勒令卽速呈首又書鋪現在售賣者均令盡數繳出毋許存留片紙倘日後察出卽照逆黨治罪並追各書板片容一並解京銷燬奴才前此錯謬已愧悔無及今奉諭旨惟有實力澈底追查何敢稍有隱諱自罹重咎合再具摺覆奏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硃批覽欽此

十一月十二日上諭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內閣奉上諭前因海成奏新昌縣舉人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海成將大逆不法之書視爲泛常摺

內稱其尙無悖逆詞句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是以降旨將海成交部嚴加議處經吏部議以革職交刑部治罪自應如此辦理因將此本折留今據海成奏稱親往該犯家中查出王錫侯纂輯各書共十種一併進呈檢閱各書俱有悖謬不法之處各等語現將各書暫存俟王錫侯解到時嚴行審訊從重治罪至海成身爲巡撫乃於初次參奏王錫侯字貫時並不將伊書內大逆不法之處據實指出轉稱其尙無悖逆之詞實屬昧盡天良罔知大義不可不重示嚴懲使爲封疆大臣喪良負恩者戒海成着照部議革職交刑部治罪其江西巡撫員缺着郝碩調補卽赴新任所遺山東巡撫員缺卽着國泰補授郝碩未能卽到着高晉前往暫管巡撫事務其江西省承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並着高晉查明參奏至海成此次奏到續查出王錫侯字貫另本前有李友棠古詩一首

李友棠身爲卿貳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尙敢作詩讚美實屬天良已昧伊自問復何顏列陳摺紳李友棠卽着革職亦不必復治其罪又查其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加尙書銜錢陳羣序文使伊二人尙在自當向其究問今二人俱已物故亦毋庸深究朕近作詩有不爲已甚去已甚之句今辦此等案準酌得中卽此意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

十一月十二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仍管兩江總督高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諭海成前奏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於該犯書內大逆之處恬不爲怪實屬昧盡天良罔顧大義其罪難以輕宥已降旨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其巡撫員缺令郝碩調

補並令即赴新任矣前雖經傳諭郝碩令其即由川省徑赴江西但恐道路遙遠一時不能即到高晉現以起程來京陛見著傳諭高晉於接奉此旨後迅速馳驛前往江西傳旨將海成摘印派委妥員管押解京其巡撫印務著高晉暫行管理俟郝碩到後再行交代起程來京所有江西省同辦此案之藩臬兩司亦俱有應得之罪並著高晉查明參奏至此案王錫侯實屬大逆不法不可不按律嚴懲其書內參閱姓名及代爲出貲幫刻之人概免深究已諭令海成妥辦今據海成奏到查該犯另刻字貫本有侍郎李友棠古詩一首李友棠身爲大臣乃見此等悖逆之書尙敢作詩讚美即屬喪心蔑理伊復何顏忝列搢紳是以降旨將李友棠革職然亦不另加罪又查該犯王氏家譜內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內有原加尙書銜錢陳羣序文使

伊二人尙在自必向其究問今伊二人俱已身故亦不復深求朕近作詩有不爲己甚去己甚之句今辦此等大案準酌得中即此意也恐江西省因見辦理王錫侯之事巡撫親至其家搜查又解書進京其有與該犯平日筆札往來交涉者自不免慮及株連心懷疑懼恐致滋生事端更覺不成事體著高晉善體朕心到江西後一切處以鎮靜並將朕不爲己甚之意明白宣諭使衆共知曉以免驚疑高晉務實心妥協經理仍將如何妥辦之處即行覆奏此旨著由五百里發往並將海成各摺及單全行抄寄閱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江西巡撫海成第四摺

江西巡撫臣海成謹奏爲奏聞事竊照逆犯王錫侯家屬應行緣坐人犯欽奉諭旨分起解京今據按察使馮廷丞將該犯之子孫



弟姪暨妻媳共男女二十一名口詳請委解前來臣逐一查明並無遺漏隨委南昌府同知杜一鴻建昌府通判席纘南昌縣丞張昉守備馬文龍祖尙塘把總貢士麒等分爲三起於十一月五十八二十一等日先後起解諭令小心管押前赴刑部交收辦理一面移咨沿途各省撥護毋致疎虞所有該犯家產已飭確查取具冊結咨部又先後查獲該犯所著字貫等書五百三十五部各板片四千二百五十七塊另委千總查定朝亦於十五日解送軍機處銷燬除嚴飭各屬上緊追收各書及翻板務期淨盡再行續繳外相應將起解緣坐人犯及解送書板緣由具摺奏聞謹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再王錫侯家原獲舊書先經檢出應燬九部奏明在案臣恐匆次查校未詳又發局再行細心勘閱今又查出應燬書白韋山人集二部係久經查禁之書應同前獲九部一並歸於

應燬書案內彙解銷燬合並聲明伏祈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

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王錫侯家屬應行緣坐人犯開後

妻馮氏

子王霖 王霽 王霈

媳胡氏 張氏 胡氏

孫王蘭飛 王梅飛 王杜飛 王誠飛 王牡飛 王靈飛

王黃飛

弟王景星 王景靖

姪王瀧賢 王瀧禾 王資生 王賀生 王瀧貴

以上共二十一名口

王錫侯家產估計清單

按此單係另一摺所進原摺已併附列於此

住房十間半連磚瓦基地等項共估值銀三十六兩六錢

門首空地一片估值銀三兩二錢 魚塘一口估值銀一兩二錢

屋後菜地一塊估值銀十二兩五錢

竹木床桌椅櫬架盤桶箱櫃錫鐵磁瓦零星物件等項共估值銀

六兩九錢六分一釐

穀一石五斗估值銀七錢

小豬一口估值銀三錢二分 雞五隻估值銀一錢五分

十一月十八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各省督撫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奉上諭朕前此諭令各督撫查辦應行銷燬書籍原因書內或有悖理狂誕者不可存留於世以除邪說而正人心乃逆犯王錫侯所作字貫一書大逆不法各省俱未

經辦及已疊降諭旨飭諭矣本日高晉奏應燬各書單內亦並無此種可見外省查辦書籍不過以空言塞責並不切實檢查昨據海成奏續查字貫版片及新刷字貫二部其凡例內廟諱御名一篇另行換刻與初次奏到之本不同可見該犯亦自知悖逆潛行更改而海成已見其初刻尙稱其書無悖逆之詞實屬天良漸滅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是以降旨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至江寧省城與江西省相隔不遠該逆犯初刊字貫之本斷無不傳行至江寧之理高晉等此次查辦應燬書籍何以尙未將此等大逆之書列入豈止查舊人著作而於現在刊行者轉置不問耶著傳諭高晉即飭屬通行訪查如有與字貫相類悖逆之書無論舊刻新編俱查出奏明解京銷燬如有收藏之家此時即行繳出者仍免治罪若藏匿不交後經發覺斷難輕宥即該督撫亦難辭重

謹矣並著傳諭各督撫一體遵照妥辦毋稍疎漏干咎將此通行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十二月二十四日軍機處奏片

據刑部知會本月二十三日申刻江西省委員將逆犯王錫侯押解到部業經收禁等因查該犯案情重大雖奉旨解交刑部治罪而原奉硃批係交大學士九卿議奏今該犯押解到京應否即令會訊定擬具奏理合請旨遵辦謹奏

又

據江西巡撫咨稱所有逆犯王錫侯編刻各書除有違碍者先經逐部抽出隨摺進呈外仍將原書各取一部解送等語謹將解到各書及書單一併進呈謹奏

十一月二十五日廷寄

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字寄江蘇巡撫楊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上諭前因江西逆犯王錫侯編刻字貫一書竟將廟諱御名排連開列實爲大逆不法當即降旨將該犯派員鎖押解京嚴審治罪並令搜查該犯家內書籍嗣據解到查出書內王氏家譜有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序文其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有加尙書銜錢陳羣序文朕因二人俱經物故已降旨毋庸深究第該犯既請史貽直錢陳羣作序斷無不將原書送閱之理伊兩家自必存留其書錢汝誠史奕昂自應即將原書繳出銷燬現已令軍機大臣傳諭錢汝誠即行呈繳並著傳諭楊魁即遺員前至史奕昂家傳朕此旨令將所有該犯之書即行查出呈交該撫解京銷燬因係伊兩人故父之事並不干涉伊等已屬加恩即此時傳旨詢問仍係朕善示保全之意伊等當知感激朕恩如或少有隱

匿此時不即呈出倘後別經發覺恐錢汝誠史奕昂均不能當其罪也將此傳諭楊魁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

王錫侯供詞一

王錫侯供我是庚午科中式舉人此科江西正主考是錢陳羣副主考是史貽謨我丙戌年會試下第後於九月內携了所著的經史鏡及選的唐人試帖詳解稿到嘉興座師錢陳羣家就正求他做序那時適值錢陳羣的夫人俞氏病故治喪沒有給我做後來就自己做了刻上他的名字是實那王氏家譜上刻的史貽直序文是我從前會試到京求了座師史貽謨轉求大學士史貽直做序以爲族譜光彩史貽直沒有給我做也是我自己做了寫他名字的字

詰問你的書上既然刻了錢陳羣史貽直的序文如今又說他們

的序文都是你自己做的錢陳羣史貽直史貽謨俱已身故你說的都是死無對證的話況據你說錢家因有喪事沒有替你做序那時史家並沒有事故爲什麼也不替你做呢明係你自知身犯重罪將這些事都攬在自己身上要作好漢子開脫別人若在他兩家或從別處查了出來你的罪不更加重了麼 供這幾篇序文我原因是史錢兩家的門生所以要假借他們的名字見得學有淵源至史貽直的序文我從前本託座師史貽謨轉求我去催了兩次史貽謨說中堂的事忙一時做不出來我下第後急要回籍不能等待就回家自己做了若他們實在給我做了我自身犯重罪如何還肯替他們隱瞞呢求詳情

王錫侯供詞二

一問你身爲舉人該知尊親大義乃於聖祖仁皇帝欽定康熙字



典擅行辨駁妄作字貫一書甚至敢於凡例內將廟諱御名排寫這是你大逆不道的實跡究竟你是何主意據實供來 王錫侯供我從前因康熙字典卷帙浩繁約爲字貫原圖便於後學這書內將廟諱御名排寫也是要後學知道的避諱實是草野無知後來我自知不是就是將書內應行避諱之處改換另刻了現有改刻書板可據求查驗

詰問你將字貫重行改刻這就是你自知前書內有大逆不道之處故又希圖掩盖愈見你從前原是有心悖逆更有何辯 又供我將字貫重刻原是自知前書不好是以改正如今王瀧南將我前刻未改之書呈出我從前不知忌諱妄編妄寫就是我的狂悖實跡還有什麼辯處

又問你於字貫凡例內將先師孔子諱先寫於廟諱御名之前廟

諱御名凡爲臣子何人不知至孔子名諱尤屬衆所共曉何用你於書內開寫這明是你有心犯諱故意如此開例以遮掩你悖逆之跡還有何說 又供少年時未知廟諱御名是後來科舉時纔知道的恐怕少年人不知避忌故此於書內開寫使人人知曉至將孔子名諱開列於前是我從前進場時見場內開出應避諱的條規是將孔子開列於前故此我照着寫的但我將廟諱御名排寫直書這就是我該死處

又問你既是讀書人就該知大夫不敢祖諸侯因你自作家譜竟將周朝列王直溯到黃帝都附會認做你的遠祖你以士庶妄祖帝王你的悖逆心事業已顯然還敢狡賴嗎 又供我原知道大夫不敢祖諸侯只因無知糊塗要攀附帝王後裔覺得家世體面這是我該死處還有何說

詰問你身列衣冠著書立說敢於肆行狂悖你的各樣書內悖逆之處不可枚舉皆出有心並非草野無知誤犯忌諱者可比你可將種種悖逆都是什麼意思從實供來 又供我自己該死明知犯忌諱已經罪無可逭至我著書初心不過指望得名並圖書籍刻成發賣亦可覓利如今想來以踐土食毛之人乃將聖祖欽定之書妄行更改希冀沽名漁利是以天奪其魄鬼使神差以致自蹈狂逆這都我自作之孽還有什麼說處

刑部侍郎錢汝誠摺

刑部侍郎臣錢汝誠跪奏爲恭謝天恩瀝情陳奏事前因逆狂王錫侯所刻書籍內經史鏡及唐人試帖詳解二書有臣父臣錢陳羣序文蒙皇上格外鴻慈以臣父業經物故不加深究臣感激涕零舉家頂戴隨檢臣父所刻文集內並無此兩篇序文中心惶悚

莫知所措茲復蒙諭令軍機大臣傳示恩旨以臣故父之事不加  
究治並諭令既經作序倘有存留原書即行繳出銷燬臣跪聆之  
下仰見皇上曲示保全天高地厚之施銜結難盡伏念臣父臣錢  
陳羣一生謹慎小心向來所作詩文從不敢冒昧下筆此皆久在  
聖明洞鑒之中惟查逆犯王錫侯係庚午科舉人爲臣父主試江  
西取中或因此假託序文亦未可定今逆犯尙在仰懇皇上天恩  
令軍機大臣詢問此二書序文是否係該犯僞作則臣父在九泉  
之下魂魄亦得稍安而臣生生世世感被聖慈益爲無既矣再臣  
京寓並無此書臣現已飛速寄信臣弟姪輩令其詳細檢查倘有  
此等書籍即行繳銷爲此瀝血敬陳臣曷勝惶悚屏營之至謹奏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交軍機  
大臣訊問欽此

十一月二十八日諭旨

按隨手檔載大學士九卿會議字貫內逆詞一案檢查會奏原摺已佚

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王錫侯着從寬改爲斬決餘依議欽此

署江西巡撫高晉摺一

大學士管兩江總督署江西巡撫臣高晉謹奏爲遵旨查辦覆奏事竊臣進京陛見於十一月行至淮安途次接准大學士公阿大學士于寄字內開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上諭海成前奏王錫侯妄作字貫一案於該犯書內大逆之處恬不爲怪實屬昧盡天良罔顧大義其罪難以輕宥已降旨將海成革職交刑部治罪等因欽此寄信前來臣即自淮馳赴江西當將遵旨前往查辦緣由先行繕摺由驛奏蒙聖鑒臣隨兼程攢行於二十七日抵江西南昌省城即赴撫署敬宣諭旨將海成印信摘取管理海成

隨將翎頂摘去免冠捶頭零涕莫能仰視初則伏地戰慄不已總則自以辦理此案不知大義糊塗已極有負聖主豢養深恩愧悔恐懼手足失措臣隨遴委現署南昌府事之蓮花同知邊學海南昌鎮標中營遊擊張文奇將海成小心管押於二十八日起程解交刑部治罪並飛咨安徽山東直熱督撫轉飭沿途撥護前進毋致稽延其同辦此案之藩臬兩司現在詢明另摺參奏請旨遵行逆犯王錫侯並應行緣坐家屬已經海成分起委員押解進京臣於途次遇見均經諄囑各委員嚴行管解毋許稍有疎虞致干嚴譴臣到江西後留心體察王錫侯妄作字貫大逆不法今蒙天鑒按律嚴懲咸皆以爲罪由自取其書內參閱姓氏及代爲出資帑刻之人並作詩讚美之侍郎李友棠作序之已故原任大學士史貽直加尙書銜錢陳羣欽奉恩旨僅將李友棠革職不另加罪餘

俱概免深求復以有與該犯平日筆札往來交涉者不免慮及株連心懷疑懼命臣處以鎮靜明白宣諭益仰我皇上聖德如天仁至義盡凡有人心者莫不感激天恩臣于入江西境接見府廳州縣即將欽奉恩旨敬謹宣示并于接印後現在又將奉到通諭中外上諭敬謹謄黃頒發各府州縣會同各學校官傳集紳士明白告知俾衆共曉我皇上不爲已甚之仁慈其有留存王錫侯所著各種書籍逐細檢出赴學呈繳彙解毋庸驚疑倘匿而不繳轉致護咎臣蒙皇上殷殷訓誨自當仰體聖意處以鎮靜實心妥協經理斷不敢稍涉張皇以致別生事端除臣管理江西巡撫印務日期另行繕疏題報並恭謝天恩外所有臣到江西後遵旨查辦此案緣由理合繕摺由驛覆奏伏乞皇上睿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

署江西巡撫高晉摺二

臣高晉謹奏臣於途次接廷寄欽奉硃筆密封上諭一道命臣到江西時親至裘曰修家面見其妻詢其如有存貯逆犯王錫侯所送書籍令其交出毋許藏匿臣隨敬閱密存查裘曰修與臣昔年屢經共事本係相熟其妻熊氏臣在北京亦曾見過今臣到江西進城時裘曰修之妻遣其幼子裘豫並伊孫新科舉人裘增壽前來迎接臣向其托言俟公事稍暇即到伊家回看伊等領悉去訖臣擬一二日內於拜客之便親往面見其妻傳宣恩旨令將伊家所有之書指交臣閱看如有前項書籍務令全行繳出以仰副我皇上憐恤裘曰修格外保全之恩意臣惟有慎密妥辦不使外間知覺妄生傳言容俟辦過另行覆奏所有臣奉到密旨現在遵辦緣由先行附摺奏聞伏乞皇上聖鑒謹奏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



諭旨而稍有曲意迎合不顧體統之處朕必鄙薄而問其罪豈復肯加恩任用乎蓋傳旨有傳旨之體統而自見有自見之體統此四人者較之蘇培盛張爾泰何啻天淵今朕紹登大寶恐太監之風漸熾故降旨訓諭想蘇培盛等此時必心懷憂懼與其憂懼於今日何不敬謹於當時朕今即將蘇培盛問以不敬之律未爲不可即揆之於理亦未爲過當然朕君臨天下惟以大公至正爲心因念蘇培盛之偶爾失儀尙屬糊塗可赦之罪未至漢唐宋明宦寺之放縱也然星星之火尙能燎原涓涓不杜終成江河從前

皇考因太監等敬謹畏法小心供役是以

特沛殊恩賞賜官職實爲榮幸伊等在

皇考前固知戒謹恐懼而愚昧無知之輩於外面遂漸加驕縱不

似

皇祖時之守法矣伊等既不能仰副

皇考加恩之至意朕獨不能執法以懲其罪乎儻蘇培盛等仍復  
怙惡不悛朕不但重治其罪且必將衆太監之官職盡行削革  
伊等縱不自惜獨不爲衆太監稍留餘地耶嗣後兩太監等各  
宜凜遵制度恪守名分如遇奉宣諭旨之時朝廷自有儀制設  
有嚴飭之旨自宜莊厲傳宣不可稍顧情面而尋常以公事接  
見王公大臣時禮貌必恭言語必謹不可稍涉驕縱以失尊卑  
大體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若太監有詈人父母  
者許被罵之人即行重責至接奏內庭阿哥等事件必當莊重  
敬謹不可曲意順從而奉朕旨傳宣又當仰體朕意告誡諄諄  
不可稍有瞻徇尤不可略通信息設總管太監自行見阿哥等

必當拜跪請安阿哥等賜坐必當席地而坐卽內宮之宮眷雖  
答應之微爾總管不可不跪拜也阿哥之家眷雖官女子之微  
爾總管不可不跪拜也此朕防微杜漸之舉後世子孫世世遵  
行若總管太監等仍敢蹈襲前轍妄自狂縱不遵定制經朕察  
出將首犯之人立行正法衆太監官職並行革退著將此旨亦  
曉諭阿哥等知之內務府總管衙門仍登記檔案若太監略有  
放縱許內務府總管先拏後奏

乾隆六年十二月初七日

上諭應出宮女子旣已出宮卽係外人不許進宮請安其本宮首  
領太監與伊等傳信亦屬不可從前小太監化玉龍寧進王進  
喜等倚仗在本主前有小愆懃不服首領管教甚屬無知旣放  
爲宮中首領應管一處之太監放爲總管應管闔宮之首領太

監豈有太監不服首領管教首領不服總管管教之理似此不服管教之太監即當懲處再爾等嚴諭首領太監凡宮內之事不許向外傳說外邊之事亦不可向宮內傳說至於

諸太妃所有一切俱係

聖祖皇帝所賜

諸母妃所有亦是

世宗皇帝所賜即今皇后所有是朕所賜各守分例樽節用度不可將宮中所有移給本家其家中之物亦不許向內傳送致涉小氣嗣後本家除來往請安問好之外一概不許妄行從前朕曾經嚴傳諭旨爾等不過一時小心數日之後漸就懈怠此係朕所深知今爾等不時稽察如各宮首領太監有不謹之人向裏外傳說是非或經查出或被首告必重處數人以警其餘若

經朕躬訪察得實即係爾等總管之罪從前

聖祖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

世宗皇帝時皆敬謹遵行

世宗皇帝教訓爾等諭旨至朕時仍當敬謹遵行今朕教訓諭旨爾等亦當永遠遵行即將來爾等不當總管時後來總管仍當永遠遵行爾等將此旨嚴行曉諭務令通知

乾隆十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諭四執事太監趙起龍與慶復之子福成交好今年正月間曾送過福成白蠟油單等物又向福成借馬此等尙係小事昨日又向福成家中撞騙妄行傳說來年正月聖駕不往五臺該管首領竟不稽察平日太監中有多事者又不加甄別總管等亦不管束稽察均屬不合又如乾清門內左門內右門月華門及

傳奏事處首領太監只可當差接奏事件不應與外廷官員交言總管等實力體察並嚴行傳諭太監等不許與王公大臣往來交好近日王公大臣有事必定入奏凡有情弊經朕察知爾等焉能免罪况邇年太監等既有恩加錢糧歲底又賞皮衣等物不致窘乏何必與王公大臣交往此次止將趙起龍治罪爾總管首領俱概行寬宥嗣後再有似此者惟爾總管首領是問

乾隆十六年閏五月二十一日

上諭朕駐蹕圓明園一應事務雖係圓明園總管專責爾宮內隨來總管亦應一體管理如各門有承應人等出入當協同稽察庶出入不敢冒昧夜間坐更巡察亦當時加訓誡俾當差不敢貽誤朕見近來太監等習氣頗覺不堪皆是爾等姑息所致如所屬太監平素偶有過犯爾等即嚴行管教自然知所警懼不

敢妄爲皆因爾等惟恐有妨於已有事不肯奏聞曲爲庇護致此輩心有所恃漸次膽大及至于犯不法不能隱諱經朕聞知必重治爾等之罪彼時悔已無及朕此次訓諭後爾等務將所屬太監嚴加管束俾各知所畏懼不敢爲非生事再自今以後凡朕所駐蹕之地俱著爾等稽察管理將此旨通傳各該處遵行

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初一日總管馬國用張玉王成奉

上諭八阿哥福晉母家差送食物竟未到福晉前太監王壽等私相分食食物小事儻別樣物件亦竟私用如何使得此風斷不可長著將王壽重責四十版罰一年月銀其餘太監爾等查出重處以儆將來再五阿哥福晉父鄂弼家八阿哥福晉父尹繼善家福晉或差人去看望母兄原屬人情不免著阿哥等揀誠

實太監一名前往仍到總管處告知登記將來萬一稍有差失  
卽治此一人之罪再從前張保曹進孝曾將朕銀兩偷竊經開  
齊里首告彼時已有不堪之人此時難保必無爾等可詢問阿  
哥等現在諳達首領太監中有無偷竊阿哥銀兩之事如有著  
卽指出治以重罪再阿哥等俱已長成亦應各自謹慎料理方  
是總管馬國用等隨將

諭旨敬謹傳與阿哥等跪聽訖據四阿哥五阿哥六阿哥八阿哥  
回稱現今我等銀兩使用俱有帳目每月有月摺俱親自查覈  
諳達太監中並未有偷竊之事蒙

皇父教道以後如有此等事卽指名參奏等語回

奏奉

旨知道了



九月初八日總管王常貴等奉

上諭九月初四日三更後壽安宮內遮陽簾片失火外面護軍巡更看見急喚開門始將首領太監等驚醒詎伊等竟不開門自行撲救幸是簾片燒燬易於撲滅儻火勢稍大不能救時始行開門豈不遲誤伊等不但失火有罪其不開門之罪更大在伊等或以宮禁嚴密不敢擅行開門爲辭殊不思壽安宮係朕新葺爲

皇太后七旬萬壽慶祝之所此內並無關防亦無多貯物件既有失火之事即應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救滅方是此時進內救火人等斷無敢行偷盜惑不畏死之理嗣後凡宮內園庭儻遇此等意外之事該總管等即行開門放外邊人等進內撲救如不卽行開門必將該總管等從重治罪將此旨傳諭內務府總

管一併記載

乾隆二十八年二月初十日總管王常貴奉

上諭初九日乾清門侍衛車必色富爾哈呼什衣德等帶領虎槍處人等至靜宜園內殺虎三隻據車必色奏稱尙有人腦骨一具諒非外人或係該園太監或係園戶彼時因見人被虎傷蒙混呈報只稱病故或報逃走以圖了事至鹿圈內少鹿九隻豈有虎三隻於三五日內即能食鹿如許之多爾等詳查自上年腊月以前靜宜園太監內病故幾名逃走幾名至園戶人等著交內務府大臣和爾經額亦一體嚴查再此事與總管楊茂李三屯無干該總管向隔數日始至該處查看地方該園總領副總領及園內首領隱瞞不肯呈報有虎者恐奏後無虎致涉謊報再車必色奏殺虎之處尙有豬毛因朕不在彼駐蹕太監等

養豬亦或有之致被虎攫食該處當差之人再無不知之理若  
即時具奏朕派人前往亦斷不至此皆係伊等報遲所致著將  
靜宜園首領交總管治罪其總領副總領交內務府大臣和爾  
經額治罪具奏

五月十七日總管王常貴奉

上諭今日內務府大臣奏圓明園太監張福祿控告海嶽開襟首  
領李忠天心水面首領張老格一案僅係偷竊杉槁尖破爛版  
片非若偷竊陳設傷損官物應從重治罪者可比凡太監值房  
內孰無此物首領李忠張老格不必革去首領著交圓明園總  
管治罪似此微細之事太監張福祿自應於該管總管處控訴  
若總管不辦再至朕前叩告朕必將總管一併治罪迺張福祿  
並未於總管處控訴竟至朕前叩告甚屬藐法無知此風斷不

可長張福祿不必發掌儀司即交宮內總管重責六十版發打掃處永遠擡水再太監等吃酒賭錢口角等事自應總管等辦理似此小事遽至朕前叩告實屬膽大如再有犯者加倍治罪

六月二十九日據總管太監潘鳳等奏稱前於五月內據首領張義功呈報圈禁太監趙進祿在果房後值房內用笞帚木版放火經首領傅進忠太監蔡如意看見撲滅即回明總管賈進祿陳進忠王忠將趙進祿責處發掌儀司圈禁今趙進祿復於六月間偷竊太監蔣元傑布衫遮鎖跳牆逃走旋經首領董柱太監張玉等拏獲請將趙進祿交內務府大臣從重治罪並請將本管首領張義功加倍罰月銀八箇月總管賈進祿從前於趙進祿放火時僅議責八十版圈禁並不奏辦應將潘鳳賈進祿桂元陳進忠

王忠各罰月銀六個月等因奉

上諭潘鳳賈進祿等糊塗不曉事體趙進祿有此放火不法之事即應早爲奏聞嚴辦乃匿不具奏今復犯竊脫逃始行具奏甚屬不堪首領張義功當時若不據實呈報豈止僅罰月銀尤當重治其罪但伊既經呈報即屬無罪太監趙進祿於大內禁地放火旋復偷竊衣服屢次逃走實屬不法若不從重懲治無以示儆趙進祿著交內務府大臣重加杖責卽行正法並曉諭衆太監令其各知儆懼傳進忠蔡如意二人一見放火立即撲滅應行獎勵著內務府大臣量加賞賜首領張義功既經呈報總管尙無不合毋庸議罰月銀至總管賈進祿等既知放火情事即應奏明嚴究乃僅將趙進祿責處發司圈禁殊屬草率了事且太監等安得擅行鎖人賈進祿著革去頂帶仍留總管罰月

銀一年陳進忠王忠著罰月銀半年潘鳳桂元俱係總管著內務府大臣查明伊等在圓明園住班時賈進祿等議將放火之趙進祿責八十版圈禁各情節潘鳳等是否知情如實係不知尙可寬恕儻曾經告知伊等仍然隨同附和均應議處但潘鳳桂元較賈進祿等尙屬有間潘鳳著罰月銀半年桂元著罰月銀三箇月若實係不知即可免罰將此傳諭知之欽此臣等遵卽傳喚總管太監等詢問潘鳳賈進祿陳進忠王忠桂元並事內之首領太監等於內務府當堂跪聽

諭旨之下不勝恐懼總管太監潘鳳桂元叩頭稟稱太監趙進祿放火情節賈進祿原知會過我等我等卽應商酌奏

聞辦理乃一時糊塗隨同草率了結殊屬愚昧不曉事體等語查

潘鳳桂元既係知情應遵照

諭旨將潘鳳罰月銀半年桂元罰月銀三箇月其首領太監傅進  
忠太監蔡如意一見放火卽行撲滅臣等遵

旨酌議每人各賞一箇月月銀以示獎勵再太監趙進祿放火不  
法各情罪傳齊太監等明切宣

諭俱各碰頭咸知畏懼奴才四格卽於初二日辰刻將太監趙進  
祿押赴德勝門外重加杖責正法訖謹此

奏

聞奉

旨知道了

十二月十二日總管潘鳳等將

八阿哥下太監王玉年歲繕寫祿頭牌帶領至

御前口奏八阿哥放本家太監王玉爲首領請

旨按無官職首領每月賞給三兩錢糧米石奉

上諭爾總管等殊屬多事阿哥將本家太監放爲首領何必又奏添給錢糧阿哥每月現食月銀五百兩欲添給若干應聽阿哥酌給不必又添賞官錢糧以後阿哥下太監首領以此爲例

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三日總管王常貴奉

上諭傳諭總管等永安寺遺失陳設一案已經外邊大臣等審明係本處太監王玉柱同本處蘇拉定柱老兒偷竊可見太監劉文掌鑰匙數年並無遺失尙屬妥實因將伊派出孝差所管鑰匙交與太監王玉柱掌管致有偷竊情弊其總管賈進祿係管瀛臺等處總管理應斟酌將妥協太監留在本處當差將平日猾懶太監派撥外差方是賈進祿於此等事件自應用心辦理伊所司何事瀛臺等處不必賈進祿管理著總管王忠管理併



將賈祿進交總管治罪至太監王玉柱原係瀛臺當差太監曾有偷竊太監什物之事因首領未經呈報總管以致今日偷竊官物應將彼時首領查明一併交總管治罪再近來各處太監等飲酒賭錢者甚多大抵因久賭無錢必致偷竊本處首領一經知覺即當呈報總管總管或不具奏亦應從重責處調撥苦處當差使太監等知此等小事即行呈報處治自不致偷竊官物併使太監等共知某太監因行竊賭錢即調撥苦處當差庶各處太監咸知警戒亦得豫爲防範邇來各處首領太監每多畏事遇有賭錢偷竊太監什物並不呈報總管如見總管時概以無事爲辭總管亦不願聞有事因循日久以致偷竊官物如永安寺之事因不能掩飾始行具奏此皆素日未經管束所致數年前總管等尙查拏賭錢太監近來賭錢太監甚多總管等

竟不查拏將此嚴行傳諭各處首領太監等知之錯派劉文外  
差之永安寺該管首領本應從重治罪但既經大臣等已將伊  
等治罪內裏毋庸另議

乾隆三十年九月十三日總管內務府大臣等奉

上諭太監張鳳因盜燬金冊拏獲正法並將失查之總管太監等  
分別議處張鳳身爲首領乃敢肆行無忌若此補放首領時該  
總管等果能慎重揀選何至此妄爲况首領有何緊要事件  
但取其老誠謹慎而已乃總管等於補放首領時並不加意慎  
選祇就其平日合意巧便伶俐者保舉太監首領無足輕重不  
過就其帶來正陪中補放及至補放首領後豈能盡無過愆然  
從前犯法各案皆經別處發覺從未見總管等參奏一人此皆  
伊等一味掩飾冀圖無事此等習氣最爲不堪以致釀成張鳳

爲官人所笑矣良久洪昭來云二馬車已至行李亦在村口顧見二女事余甚勤謂曰此吾輩事乃煩小娘子耶二女微笑不答李嫂遽起傾茶一甌招洪昭出坐西向小屋歎曲似問余爲何如人頗具賓主禮余戲問二女曰巧妻配拙夫小娘子既不樂與之爲伴遙遙長夜不難爲情乎玉娃曰吾夫歸我即痛恨無論其他只此一身泥汗熏人欲死茲地無足與語者牀第事我二人非所計也吾姑常言南方人溫柔可愛聞其聲音見其笑貌即令人不忍捨吾與小姑無由見南方人但同小姑常禱於天來世願生南方今日得見官人始知吾姑之言不謬余曰汝姑何處得見南方人小雲娃曰吾母常爲我二人言昔有沈生嘉興人也乃平陽太守幕下客自平陽至西安迷路至此已初更矣叩門寄宿吾父留之亦住此屋沈生與吾母談頗熟醉吾父以酒就寢後沈生至東楹

叩戶吾母心動披衣啓門見星光爛然大悔而止時時諭我二人  
以此爲戒否則喪名節矣然吾母言此事已二十餘年猶念沈生  
不置余曰汝母旣與沈生無交胡爲相念至此玉娃曰何必有交  
耶卽如官人我輩亦不能忘情也小雲娃自坑後下啜茶余戲弄  
玉娃之乳玉娃曰官人錯小雲娃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生地何  
錯之有語畢仍至故處坐玉娃起吹炭令燃余以手拍小雲娃之  
股且擊其足則堅如鐵石不可動余曰邂逅逢卿豈有他念不過  
以愛慕之切聊以相戲小娘子用神力拒我何也小雲娃卽引雙  
足置余膝上余遽脫其鞵小雲娃拂然曰官人不畏我嗔耶玉娃  
曰青天白日兩邊面生生地何畏之有三人相視而嘻余謂小雲  
娃曰玉娘子與小娘子求生南方果否小雲娃曰誠有之玉娃曰  
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小雲娃曰安敢望官人得爲官人

所養之婢妾足矣余曰老夫鬚髮俱白小娘子何所見而錯愛若此玉娃曰我輩遇本地人視之如猪狗今日得與官人相叙自此以後當思之不置矣小雲娃曰匪特我二人官人去後即吾母亦必心思之口道之也李嫂進曰官人日已宴矣此非官人住處官人病勢稍愈何不登車而去乎余曰然二女曰茶已盡矣再取好水來官人喫茶去不遲李嫂遂提瓦餅貯水置爐上玉娃隨之出余見止小雲娃在側強之同臥謔浪無所不至小雲娃亦放誕風流了不拒客惟於私處則以手捍之曰此斷不可我手重恐得罪官人余曰汝母奈何逐我小雲娃附耳曰非逐官人也此地旱荒游飢頗多盜官人有行李若住此恐不爲官人福吾母亦欲留官人所以不留者爲官人計耳余以靴中金贈之小雲娃遽起以金納余懷曰吾婦人無所用之恐爲人所窺或生惡意撫余曰官人

此別料不能再見矣一面亦是夙緣幸常以小雲娃爲念庶可結  
再生緣語已嗚咽若不勝情者玉娃入視小雲娃曰小姑何爲者  
不能捨官人耶小雲娃無語玉娃愴然曰我頃語吾姑欲留官人  
過宿吾姑曰不可萬一汝夫歸恐有意外事余曰汝夫歸則如何  
玉娃曰官人君子也不妨爲官人言之吾翁故放馬盜也吾夫亦  
繼其業村中女共九人吾家居其三少習武事以歲歉家貧無以  
糊口有勸其追權買笑者吾姑約村中女伴誓不爲之因時易丈  
夫衣冠取人之財然相戒遇南人則捨之而去吾翁與吾夫恃有  
此助不復劫人吾姑非不欲留官人恐吾夫見輜重必有妄想倘  
禁之不止重貽官人害乎余聞之頗心恠曰承大娘子指示僕當  
即行然不能與小娘子別奈何小雲娃曰官人萬里前程勿爲二  
女子留戀玉娃曰頃所言官人若洩之於人我三人駢首就戮矣

李嫂入以茶飲余謂玉娃曰以布包葡萄送官人於路上消閒目  
小雲娃曰同去二女匿笑而出李嫂曰渠二人皆欲留官人官人  
似亦不欲去者但此處住不得且我中年婦人死灰槁木矣聞官  
人笑語尙不能自持况渠二人皆少年耶余猶堅臥李嫂抱余起  
坐正色曰汝以渠二人爲斌媚乎皆殺人不眨眼女子也脫與之  
有染渠豈能忘情或從中途切取以歸汝自度力能拒之否余毛  
髮灑淅媿謝之二女入以布裹授李嫂李嫂携之至庭中交洪昭  
且顧曰官人宜早行玉娃曰吾姑非敢唐突官人也官人戀戀於  
此我二人必有薦枕席者村中無失行之女有之自吾家始不可  
誠知官人多情者其如勢不能留何小雲娃曰官人速去我二人  
當至車前送別余將出門李嫂曰官人雖病宜至牛都村宿半途  
無善地慎之慎之登車時李嫂及二女皆於道左珍重而別小雲

娃牽車帷謂余曰官人若再過此定來喫茶余不能措一詞聞李嫂日向曾爲汝輩言南方人好汝輩今旣一見得不晝夜相念耶閉戶而入余亦力疾驅車抵牛都村已漏下二刻矣啓視布裹見葡萄斤許中有紅綢卷金手記一枚不知何人所贈挑燈倚枕思之茫然頗類槐安一夢異哉

余之所以作爲此記委曲繁瑣不厭其詳者非以誇所遇之奇實以悔持身之謬疝疾爲患而猶舍車而騎一謬也出門遇大風不急還坐追車二謬也不問途於人而迷誤失道三謬也病軀委頓不擇善地而徑入險處四謬也見三女子不急另投他所五謬也不應聽女子撫摩六謬也不合與女子接談七謬也二馬車來不即舍此而去八謬也旣曰良家而豪放不羈至此可疑甚矣猶以婉孌目之九謬也李嫂出戶遂與二女諧謔十



謬也二女明言不可留矣而猶戀戀不去十一謬也李嫂諄諄言皆藥石而故堅臥以持之十二謬也幸而李嫂以失行爲戒小雲娃有手重之詞原非擲果安仁強作挑琴司馬已陷不測之虎穴猶望難訂之鸞交溫柔乃戎馬之鄉脂粉出風流之陣殺機漸動禍且隨之而後胆落魄驚驅車就道非下愚而何李嫂曰吾中年婦女尙不能自持小雲娃曰庶可結再生緣玉娃曰來世得爲官人婢妾豈不大幸皆發乎情止乎義以禮自守者且其言曰懼不爲官人福又曰不重貽官人害乎又曰或從中途劫取以歸自度力能拒之者殷勤勸駕惟恐客之欲留者嗚呼可謂賢婦人矣向使李嫂不直致恫喝之語二女或曲盡兒女之情以孱弱之一身飽妖艷之三女枉死城中不將增一癡鬼哉少所見者多所怪然後知太平廣記之所載非無稽之

言也西遊記西梁女國以男子肉爲香囊吾之肉得不爲香囊者所爭止毫髮間耳故記之以此自戒而並戒天下之好色不顧身者二月三十日

附載絕句四首

紅石村莊娘子軍顏如桃李髮如雲英雄遠勝兒郎偉不學羅敷惱使君

匣裏腥風透湛盧胭脂遂裹小於菟間居共露春風面畢竟穠華讓小姑

疑於紫府會羣真三女扶持一病身日欲沉西催客去恐將俠骨染征塵

馬上橫飛閃電光一堆雪影刃如霜可知神臂弓開處箭箠翎花

異樣長

胭脂賊閃電光一堆雪神臂弓其詳見後記蒲州常生語

記蒲州常生語

三月一日未刻抵蒲州東關外之寺坡底悶甚出店門稍西北有關壯繆廟因至殿前長揖坐東廊下有貿然而來者見余聲喑問其姓字曰常蓋蒲州之博士弟子也殿東北隅有小屋常生揖余入坐焉且呼住持烹茶飲客余以昨所遇甚怪詢常生茲地有盜乎常生曰平陽一郡素無盜近始有之然爲盜者非男子也余駭其說常生曰平陽東控太行西界黃河南接梁宋北連汾晉背負關陝襟帶代燕所謂河中用武之地顧其俗勤而儉民樸以淳柳柳州云平陽堯之所理其人至今溫恭克讓好謀而深和而不怒此堯之遺風也誠哉其言乎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以償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

赤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强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蓄也不但貧者饑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人性剽悍喜鬥即女子皆知兵事女子之寡廉鮮耻者習歌舞當爐獻笑以邀夜合之錢其有氣節者自負武勇皆爲男子裝出放馬劫掠土人謂之胭脂賊於本地大戶秋毫無犯且不肯妄殺人過客非重資不取取重資亦不過分十之二三以故無鳴之官者胥吏咸受重賄即鳴之官無不曲爲之庇護胭脂賊又推其中雄黠者爲渠率勢益張遂以軍法部署村民民愚畏其威更利其所有無不拱手聽令女子何能爲然緩之則事不可知急之則其變立至聞以嚴禁樂戶伎女計無復之亦跨刀挾矢效其所爲此吾鄉之大患也余曰聞安邑之西南有紅石村者亦有女賊然乎否乎常生曰紅石村女賊有二十餘人而九人者爲之魁九

人中又推李氏李氏之夫亦姓李李氏名翠娃能用長鎗人呼爲閃電光以其馬上趨捷且運鎗如電也其女曰小雲娃能舞大刀重五十斤人呼爲一堆雪以其肌肉潔白刀光如雪花也其子婦曰玉娃娃趙能開十力弓箭長十六把人呼爲神臂弓以其挽強善射也他又有所謂飛飛兒決雲兒紫雲來錦上花風中花梨花雪桃花雪有名號者各村約有四五十人皆胭脂賊互相標榜者也余曰諸女賊有淫行者乎常生曰無之聞其約曰有事二夫者衆共擯之但在階下聽驅使不許入坐皆美婦人也而亡命如此余回寓常生來以酒一瓶爲餽余更以胭脂賊問之常生搖首不答若有所畏者臨別曰無多談店中人多爲之耳目者余舌撻而不能下昨之得脫於虎口也亦幸矣哉常生言胭脂賊之著名者甚多余忘之矣猶可記憶者書之左方

飛飛兒 能平地躍起丈餘橫身空中至數十步外植立於地  
寡言笑善飲噉年十九尙未適人其性頗嗜殺美且勇雄視  
諸女賊遠近皆畏服之常生曰飛飛兒能上蒲州塔至第五  
層騰空而下其母故倡也飛飛兒年十三其母令待客寢不  
可強之即殺其母刼掠時或傷人必碎砍之以爲樂乃胭脂  
賊中之兇惡者

決雲兒 足僅二寸許以皮爲鞋走及奔馬

紫雲來 好衣紫上下内外衣無一寸不紫者善射弓矢皆以  
紫染之

錦上花 善用五色踢索

風中花 能於馬腹下騰轉謂之鷓子翻身

梨花雪 好衣白善舞長鎗

桃花雪 好衣紅騎桃花點子馬

閃電光 即李氏翠娃

一堆雪 即小雲娃

神臂弓 即玉娃

此外尚有所謂一條紅半天雷單飛燕雙飛燕鬧蛾兒一天星之類余以其名不雅馴不復紀載常生曰若十日不雨人情皇皇其害有不可言者得雨三寸則家給人足此輩可即解散矣昨宿赤水風雨大作至曉未止不能起身逆旅云雨可一尺餘半年來所未見也更問此雨可及百里外否答云華山皆瀰漫不見雨能至千里余深爲平陽人幸之亦深爲胭脂賊幸之也三月四日二更書此志喜

揀選舉人

三月十三日主考官陳侍御賜書徐編修雲瑞會同范中丞時捷  
揀選舉人之應選者年力精壯應對詳明之人以知縣用其耄而  
不堪者以教諭用其中有一科之後已具呈吏部願就教職者二  
十餘人求一體揀選徐編修以爲可范中丞之意不然就教諭之  
舉人合詞哀籲范中丞怒詎曰遵例則公違例則私若輩以我爲  
徇私人耶徐憤曰皇上立賢無方我不過爲國家愛惜人才豈有  
私意胡方伯期恒以他語解之而止胡歸署問之於余曰新例但  
揀退知縣爲教諭未嘗揀選教諭爲知縣也中丞言是但就教者  
實有可用之人主考亦大有理今將如何余曰舉人一科許就教  
職至三科後原可具呈改選知縣今宜將已就教職舉人亦行揀  
選另爲一條聽候部議如此則於范於徐可以兩全而舉人不致  
向隅之泣矣胡以爲然即言之中丞次日復會同主考官揀選七



人其事遂定

榆林兵備

三月十六日榆林參議道朱曙蓀來縱談良久朱故由詞林特簡  
監司以事至西安同寓開元寺僧房相距不數步余曰榆林古稱  
重鎮爲天下勁兵處固百戰之地也近來兵備何如朱嘆曰榆林  
爲全陝關隘李闖之亂圍榆林頗久城中有精甲數萬且多世將  
咸出私財募家丁無不一以當十者李闖未至之先諸世將皆遠  
糴糧食爲固守計若使外有一矢之援城安得破至本朝王輔臣  
起兵反寧夏諸城皆爲所陷惟榆林死守不下陝東得全今承平  
已久諸事廢弛風捲沙土與城平人往往騎馬自沙土上入城城  
門無用之物某蒞任後即會同總兵官捐貲募民去沙今雖雉堞  
儼然然離城僅三丈許無論一年之後風捲沙聚其與城平如故

即使沙不至城垣而三丈之外沙有高於城者據沙埠以巨礮擊城城不能守此一患也當時有城河故道河流甚迅沙可隨之而去今河道久湮濬之非五六萬金不可無帑可動無俸可捐此二患也榆林向有重兵且戍卒更番防守今止榆林鎮標三千而實則二千餘人此三患也連年旱饑不入正供且有借倉穀者其填溝壑者十之二三流亡者十之五六去年稍得雨雪頗有還鄉耕種者本年之催科百姓已不樂受而又加之以帶征而又加之以還倉穀穀重每斗四錢五錢不等榆林沙磧之地下種一斗所收不過三斗經歲勤劬不足供一家之食急公固是難事溝壑者溝壑流亡者流亡死者不能再生散者不能即聚有司計無出則取死者散者之親族而桁楊桎梏之子遺之民皆以不死不散爲恨借倉穀時大率十家連保一家不還九家代償尙是情理所有今

十家中有死者有散者所存止一、二家而責償八九家之倉穀還穀者受非常之苦散于四方者聞之尙肯安居樂業乎此四患也榆林道標舊役兵三百今已奉裁所存吏胥數人愚騃不曉事且手不能搏一雞何以彈壓此五患也榆林仰食於綏德米脂諸州縣每晨有以米麥貿易者不過驢子數十馱而已一日不來通城之人皆枵腹矣當年世將饒於財家有蓋藏有事即廣糴贖民以爲持久之策今城外堡寨十室九空城內求溫飽之家而不多得此六患也萬一有意外之變不必賊騎如林也一夫奮臂而呼其城定碎全陝皆震矣莊涼監司蔣洞以私財募鄉勇二千人精兵甲於兩陝某書生遭際聖明畀以重任家無儋石之蓄言如鴻毛之輕欲去不能欲留不可惟有槌胸嘆息而已惘然者久之余曰歷觀古來秦地之亂不在民變而在兵譁旣曰民矣無甲冑足以

自衛無弓刀足以傷人無軍法則其心不齊無部伍則其隊必亂而且父母妻子之足戀有田園廬舍之可安兵則不然闖獻諸賊皆起於裁兵其明驗也計惟止告總戎嚴扣尅禁虛糧選技勇習騎射勝兵三千不但可以捍禦一城且可以援剿四境矣朱曰見兵皆老弱不堪遽易之反生不測此亦非旦夕事也朱名曙蓀字景光四川嘉定州人辛卯舉人癸巳進士以編修出爲榆林參議

### 憶途中所見

素聞秦晉美女天下所無而游屐未歷太行以西僅形之夢想而已偶於畿南數郡見校書自秦晉來者較他處爲勝以爲觀止矣見聞稍廣者則笑曰此橘之渡淮而化爲枳者也今年二月赴西安取道於平定州壽陽縣榆次縣平遙縣介休縣霍州洪洞縣曲

沃縣安邑縣蒲州皆名倡所聚近以嚴禁樂戶率皆避匿不出向  
逆旅百計索之至者皆妖艷風流目所未見入潼關凡宿處無一  
妓敢至過客寓者離宿處有堡近者一二里遠者七八里星羅櫛  
比俗所稱畫房也日纔午即停車旅舍易馬募土人於各堡訪之  
如入花叢滿目燦爛如入酒肆撲鼻馨香意亂神搖不能分其優  
劣途間所見良家女子騎駿馬金勒花鞵以輕縠蔽面大約足無  
至三寸者面亦無施粉者其顏色其肢體其風格其態度其笑貌  
其神情非復人間嬌冶所謂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傾城色  
也余老矣如禪和子忽遇華筵山珍海錯燦然雜陳不敢下一箸  
然大嚼屠門正不必以得肉爲快耳篝燈夜坐四壁蕭然書此以  
識一笑三月十八日

上撫遠大將軍太保一等公川陝總督年公書

閣下以翼爲明聽之才當心膂股肱之任君臣遇合一德一心交孚而際會風雲封爵則河山帶礪榮膺九命禮絕百僚凡心知血氣之倫無不傳明良爲盛事先少司農常爲愚兄弟言閣下乃詞林之真君子當代之大丈夫僕之傾倒名賢而以不得望見顏色爲恨者非一朝一夕矣僕徒讀父書無所知識潦倒文場者垂四十載茲因胡元方守藩茲土與之別者數年無由一叙契闊慕秦中山水之勝輒思游覽以廣見聞策蹇西征過都歷凶經太行孟門之險覩三峯八水之奏覺胸中之鄙吝與塊磊都消自笑從前耳目之陋初意至此第爲旬日淹留便當俶裝東去承聞閣下奉揚天討立不世之奇勳撫士以惠則挾纊投醪也用兵如神則星馳電掣也犯順者受不庭之殛則灰飛烟滅也歸化者寬後至之誅則雲行雨施也渠魁必殲駢首而就顯戮疾風之捲秋籟也脅

李秀成招降趙景賢文

九門御林忠義宿衝軍忠王李諄諭按察司銜候補道總理湖州團防事務趙景賢知悉照得識時務者方爲俊傑達事機者即是賢豪況滿漢之畛域甚明爾我之雌雄易決即云食其祿者報其主恐天心之莫挽究人力所難支念本藩自奉命專征所到無不戰勝攻克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即如我軍抵浙以來所有各郡州縣在在非降即破從無一可以堅守無虞者諒亦爾所聞知是豈盡爲清臣者不欲報其主乎爾自度湖郡之視杭省果何如者以杭之妄期死守致令餓莩盈城徒傷數十萬生靈兩月方週依然城破其又誰爲爲之孰令致之哉爲民父母當以全身利人爲要若僅沾名殉節不顧禍徧蒼生亦豈智士仁人之所忍爲合則留不合則去惟君子之見幾力能戰則戰否則降亦惟達人之

審勢爾如念及民衆不忍以養人者害人或率衆投誠或開城納  
款固可不失其官職或知幾遠引任百姓之獻城自保亦可無害  
爾身家然降與不降去與不去總在爾自裁決士各有志原難強  
焉但浙之四通八達旣皆爲我有矣則湖郡一區寔偏處此勢亦  
不能不取因爾我同是漢人情又不能遽忍是否從違貯俟回報  
諸惟先幾之審毋致後悔之貽是爲諄諭切切太平天國辛酉十

一年十一月 日



第一輯刊誤表

篇目	葉數	行數	誤	正
傳序	一二	載	裁	
題辭	一一	截	裁	
諭旨	三	二〇	空白	嘎
英使案	一一	二	擬	據
字貫案	一一	二四	士字下	漏于字
	四	四	覆	覈
西征	一一	五	堯羹	羹堯
	四	一四	往去	往送
	六	一三	休	什
	二	一三	籍	藉
	四	二三	適	邇
	六	一七	冠	寇
		一三	徵	獻

101100002

# 掌故叢編第二輯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出版

編輯所

故宮博物院  
圖書館掌故部

發行所

景山西大高殿  
電話東局九八七

印刷所

興華門內後細瓦廠  
和濟印刷局



代售處	郵費	價目表	
		本埠	外埠
琉璃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書局 直隸書局 青雲閣 富晉書局 東安市場 佩文齋	每期一分	五角	二元七角
	每期二分五	五角	二元七角
	每期五分	五角	二元七角
		每月一冊	半年六冊
			全年十二冊

中華民國十七年二月廿日



國家圖書館



001709766



線

627.04

8733

v. 2

舊籍